

散文 佳作 梁評貴

個人簡介：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五年級

曾出版短篇小說集《長毛的月亮》、獲梁實秋文學獎首獎、及各地區性文學獎等。

---

### 〈生長痛〉

「嘩啦嘩啦。」膠筏在水上發出微微的拖動聲，陽光從頭淋下來，熱氣蒸騰起水裡的腥味，連同滑動的水聲一同流入你的耳，你的鼻。黃澄澄的光芒鋪在身上，你站在岸邊，向拉動膠筏而來的陳伯打了招呼。一轉身，背面已站了一群等候你解說的遊客，參與的人群大多是有了年紀的，趁假日閒暇，或已屆退休之齡，來這裡體驗養殖生態，亮晃晃的光線，穿過交雜站立的人們，逆著光，人身暗成一道道剪影，你看不清眾人的面容，卻彷彿覺得，父親就站在其中，等著看你如何解說這一池子的鹹腥。

池裡湧出的熱氣更盛了，如酒臊的醉氣，薰得你有點頭暈，眼一閉，再睜眼，你彷彿能看見，父親穿著青蛙裝，從池邊將膠筏拖來，喊你：「來，跳落來船上。」於是日光越曬，而你身形漸小，時間與年歲一同退轉，場景遷移，倒帶快轉回你童年記憶中的文蛤池。

「你緊落來啦，還在岸邊做什麼？」耳裡鑽入父親的一聲聲催促。

你定了睛，看著浮在池上的膠筏，父親一手拉住纜繩，一手穩住船身，眼神示意你踏步跳下，陽光正好，世界正美，池裡的水漾成一層層發光的鱗，你臉上張開微笑，還小的雙腳微微使力，「伊呦！」一口氣躍到了泊於岸邊的船上。船身不大，卻是雲林台西從事漁業養殖人家必備的工具，筏上會配上一支竹篙，以挪動船身，池裡的水也不深，僅有成人的半身之高，但有小船浮泛，就減省了漁民雙腳泡在水裡的機率。

身子坐在膠筏上，乘著浮力，底下是一片光粼粼的水，膠筏輕輕的左右晃動，日光被你乘在了底下，你試著站起身來，阿爸說：「坐下來啦，別站起來，咱要出發了喔！」父親穿著連身的青蛙裝，抬起遲鈍的步履往前走去，一手拉住繫在舟上的粗繩，船身隨父親向前，一同泛覽這片水域，鹹腥的水味融進你成長的骨血裡。在四到六月期間，父親會到水域裡，撈起三到五粒文蛤，拿小鐵鎚敲破外殼，暴露出文蛤精白的肉身，殼中略微混濁的鹹水流出，混著腥氣，父親將蛤粒攤在手上，也要你嗅一嗅，看一看。

你低頭聞了一口，好腥，但父親卻一臉笑意，將手指剝開碎裂的殼，擠壓著蛤粒小小的肉身，他一按，文蛤煞白的身體，竟泛出一道濁白的液體。「有了！」父親說。隨後他又再以相同的方式，檢查餘下的幾顆，你隨即問這是什麼？父親卻也只說：「這代表文蛤成熟了，長大了，可以當種苗賣給別人。」你想問得更精確，那道白濁的液體，為什麼代表的是長大、成熟？父親也總是回答：「就是長大了」。在很久之後的未來裡，你才從網路上查到，原來父親以手按壓出的不是什麼，是文蛤的精液。

原來只要流出了那道白濁的液體，就是長大。

上了國中後，你的手腳抽長，脊柱也似向上加厚了好幾節，一雙手掌發出長長的指，腳底板也厚實了起來，上下一跳動，彷彿天地都在震搖，屋裡水泥的瓦縫間，也都要落下幾道灰塵。家中的小屋有點待不住，你時常往外跑，越是跑，附在骨上的肉越加厚實，一身肌理正在生長，過快的速度掐住了你的喉，結成果實，說起話來都低低沉沉。下巴與下體，也同時竄出根鬚，你的性器也在勃起時，終能探出包皮覆蓋的頭，體驗這世間的寒暑暖涼。

但在這手腳發長的時刻，夜裡的四肢骨節間，總會感到一陣陣痛，從髓裡鑽出來，你彷彿是橡皮人，在睡去時被不知名的力量上拉下扯，有時你痛得醒來，神智一轉清明，痛感又隨清醒的意識消失，你知道這是身體在成長，得先有一個長大的容器，養在裏頭的靈魂才能跟著長。但那段時間，探出頭的除了身體，還有性慾，你與同儕開始對身體好奇，時常開些性的玩笑，說起來貌似很懂，其實你們誰都不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。

隨著你的身體長大，朋友漸多，你越來越少到父親的文蛤池去了，回了家，見了父親也總匆匆吃了晚飯，不多時就盥洗完畢，以唸書的名義躲到房間裡。跟家人說的話少了，餐桌上有關考試成績的議題太沉，再多幾句都嫌太重，如泛在養殖池裡的膠筏，一旦放上太多的重量，船身四周就會吃進微微的水，往中心點氾開，小時的你坐在上頭，好怕沉沒，而現在的你，好怕沉默。

也許是先從沉默開始的，隨著日曆的撕去，餐桌上，漸漸多了罐啤酒，以酒配飯是什麼味道？有次你趁著父親去上廁所的時候，偷偷往自己的空碗裡倒了一些，學電視裡那些人一口飲下，那是什麼苦味，人怎麼能愛喝這樣的東西？於是你更以一種奇怪的心情看著父親，覺得自己的身體就要追上他，夜裡翻來覆去的漲痛，都是拓寬工程，開一條筆直的路給靈魂前進。到了白天，你與同學聚在一起，一起翻看那些女體圖片，嘴裡說著幾個熟稔的女優名字，好像只要如這麼做，你就是個大人。

一天，同學神秘兮兮，往你書包裡塞了一包扁扁的硬盒，成包的硬盒以一層報紙覆起，蓋住表面。你好奇的揭開一角，往內裡看，不得了，裡頭印上的封面，都是裸體的女體，瞥見的瞬間，下體橫生生的多了幾個硬度。心跳得撲通通，一整天上課都心神不寧，悶在鞋裡的趾頭都上下的躁動，想著回家，想著把那一片片光碟放入電腦，想著解開世紀之謎。

那天回家，匆匆吃完晚飯，你躲進房間裡，小心翼翼的退開光碟機，把光碟放入，主機發出咻咻旋轉聲，多像血液衝高的亢奮情緒，那年紀就是這樣，明明什麼都還沒看到，就先興奮了。PowerDVD 播放器打開，畫面中的女人與男子擁吻，撫觸對方身體的每一寸，你的下體如男優同樣脹起，真真切切的女體，透過螢幕穿進你的腦海，她手指握成一圈，逗弄男優的身體，而你也將自己的陰莖環握成套，上下移動著，隨影中人的活動而越趨激烈，雄性慾望的噴薄有血有肉，呼吸漸速，而影片跳轉的部分越主要，男人抽插著女性的陰唇，那一小片剃過毛，乾乾淨淨的部位，竟彷彿充了血的白玉，透出微微的紅嫩，那多麼像你小時候看見那塊文蛤，你越加激烈的套弄著，隨著充血緊壓的情緒，射精，如父親以一指壓住蛤肉的某一部分，濺出了白濁的液體，其腥同味，其情甚同，那一刻你覺得，長大了。

於是你越加頻繁的跟同學互相交流著片子，沉甸甸的書包裡除了方形厚重的書，包載著知識，更有一塊塊輕薄圓盤反光，包夾著姿勢。

那陣子，你發現父親更常酗酒了，說是文蛤常因不明原因暴死，一連下來損失甚多，幾家養殖戶常聚在一起開會，也談不出個結果來，據父親說，政府派人勘查，也多做做樣子，說是要量測：「測？等他們測出來？恁爸早就死了！」說完又多栽下兩口酒。那時，父親是浸在酒裡的蛤，吐出的言語黑粗碎硬，如蛤吐沙，順著聽一遍，都磕磕絆絆，久了，心底都磨破了皮血。

後來，歉收的情況實在太嚴重，父親去借了錢以養生計，一家人的餐桌都暗了幾個光度。一日你回家後，再出門買些用品，回到家，推開門，「給恁爸過來！」父親的爆吼，伴隨酒氣薰了開，你心裡一驚，腳底冒汗，畏縮縮的不敢抬頭看，再走近些，書包被丟在一旁，桌上 A 片被齊擺開來，「你是在做啥沒？這些東西叨位來的？」你站在桌前，手裡纂緊拳頭，都說人受到衝擊的臉是紅，但你心底卻是煞白的，是一片大雪景裡的冰，頭是更低了，恨自己怎多生了一個頸椎。上下齒咬著口腔內旁的肉，小聲地說：「同學借我的。」

「幹伊娘，不知見笑，每天都在看這，恁爸以為你是在看書咧？做啥沒，結果攏在看這？幹伊娘咧！幹！」，說完，父親走到一旁抄起鐵鎚，「幹！幹！幹！」一邊痛罵著，一邊把光碟逐片敲碎，每打下一擊的力道，都將之前的碎

片震顫翻面，模糊的反射著，父親碎掉的鬱，還有，你碎掉的慾。

從那次之後，同學們不敢再借你片子，而你謹如其分，做一個保守的人。

只是跟父親的話是更少了。

但父親的酒喝得更多，你知道，文蛤的產量又不順利了，你也就更不想搭理，回到房間，切切實實的讀書，聽音樂，至於慾望，都得等父親睡下了，你才敢偷偷自慰。那時，你覺得這一個家像顆蛤，父親和你都把自己凝成一粒殼，泌出大量的鈣質層層裹起，像蛤的紋路，可內裡是空，是軟，是對家庭的經濟無能為力，是對自己的慾望無處發洩，只好蓋起，緊緊閉住僅存的一縫，到無人知曉的時刻，才暗暗吐出那些生活的砂礫。於是生活的壓力一按，父親或許在暗處流下他的鹹，而你在夜暗時抒發著你的腥。就好像是那座文蛤池，那段日子的生活，確實與其同味，被浸泡在人世之池裡，長成一大一小的蛤。

後來，父親終於是支撐不住了，將池產全數賣去，轉作他業。

而你總會想起那座池子，想起那些被撈起的文蛤，想起那道按壓後，被溢出體外的文蛤精液。本該是淡忘的記憶，卻在你大學住宿的時候，忽然看見自助餐店電視裡播出了一則新聞，內容是說雲林地區的文蛤養殖戶，發現自己的文蛤裡意外的養出了珍珠。你曉得那有多難，多荒誕，新聞跑馬燈條寫著珍珠，你那座池子，波光粼粼，你乘在膠筏上，依照著你在童書上看來的蚌殼外型，問起父親：「爸爸，這個書上說會長珍珠。」，父親對你笑了一笑，說：「別憨啦，咱這款小粒蛤仔，是無可能有珍珠。」「哪會無可能，我有看到冊上這樣寫啊？」「無啦無啦，別酣眠，會生珍珠是大粒的，品種無同啦！」「喔.....。」以為自己家裡是出產珍珠的幻想，就這樣，黯黯然的淡了下去。

有天你上網查才知道，那只是異物跑進入，所形成的碳酸鈣球，不是珍珠。

異物扎進文蛤肉裡，牠痛，牠封閉，牠傾一己之力吐沙，還是無法排除異物，於是牠帶著讓牠疼痛的異物，生活、交配、繁殖，用一層層的碳酸鈣，把異物包裝成一粒心事，懷在心口內裡，堅硬圓轉，一如成長時那片文蛤池，還有初萌的慾望。成為珍珠也許真的太過遙遠，你只希望有一天，若自己被煮了開，肉夾隔膜都攤平了，緊閉的一線縫隙，正像隻眼，微微開光，人們能從自己的肉裡，吃出顆圓硬的白球，而他們也將那當成是真正的珍珠。

於是你在暑假期間，前往擔任政府徵求的養殖生態解說員。

陽光好亮，現在的你站在生態池邊，擔任著，一群人依然站著，反射的波光與氣味層層疊疊，透著風穿了過來，你深深吸氣，熟悉的味道鑽透你的五感六識，這是你的第一次導覽解說，心卻跳得好穩。原來，那就是成長嗎？是異物，是痛，是不解，是慾望，是摻在一起混成一池的腥。手裡拿著播音器，正要開口：「來……。」，彷彿可以看見，聲音波樣散開，空氣裡泛出一道道紋路，好像回到童年那片池子，幼年的你正乘著膠筏，父親在前領著你，劃出微微的第一道水痕。